

01

丰台文史资料选编

第五辑

北京市

政协北京市丰台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目 录

回忆毛主席视察丰台·····	李树仁 (1)
邓颖超同志视察二七机车车辆厂·····	吴太伯 (3)
王恩茂同志在二七厂·····	吴太伯 (6)
纪念卢沟桥建桥八百周年·····	贾长威 (9)
冯玉祥将军与丰台·····	赵敬强 (11)
南苑、长辛店历史文化介绍·····	邢锦棠 (15)
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宛平县·····	苏兆昌 (19)
“二七”大罢工时的长辛店铁路工人会·····	郭若楷 (27)
用敌人的钢铁支援抗战·····	吴太伯 郭若楷 (30)
北平《解放》报出刊前后·····	邢锦棠 (32)
卢沟桥地区合作化情况·····	张 霖 (34)
长辛店工商业“五反”运动纪实·····	刘秉德 (41)
卢沟桥事变的宛平——访杜存训同志·····	邢锦棠 (43)
华北日寇投降仪式目睹记·····	刘金生 (45)
郑王坟前话郑王·····	刘仲孝 (46)
长辛店天和永药铺·····	刘秉德 (49)
解放初期的看丹供销社·····	王宝升 (53)
独特的民间传统工艺品——绢人·····	吴国洋 (54)
解放初期丰台地区教育简况·····	冯 黄 金 琮 (59)
王大把烧饼——长辛店特色小吃之一·····	王玉祥 (61)
孙家场五虎少林会始末·····	吴国洋 (62)
我在伪宛平县新民会前后·····	陈敬仁 (65)
纪念卢沟桥建桥八百周年书画展诗文抄·····	张 霖辑录 (67)

回忆毛主席视察丰台

李树仁

一九五八年的八月十三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下午，毛主席视察了丰台的岳各庄、小屯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三十多年过去了，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我正在区委的办公室工作。当时，任区委副书记的张家平同志，兴冲冲地推门叫我：“毛主席要来丰台，听说已到了西仓库咱们快去看看”。我一听，心里非常高兴，急应道：“好”！于是立即乘车直驶向西仓库。到了西仓库，却不见什么动静，又听说在丰台火车站，是刚从天津回来，还未下火车，我们又风风火火赶到火车站，到了那里以后，只见火车站里已有了十多人，我一眼就看出，市委农村工作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和区委书记王景铭正在站台上小声交谈，我们互相打过招呼，便翘首等待。过了一会儿，火车缓缓开了过来，停车后，从车厢里走下来一个人，微笑着向大家点了点头说：“你们请等一会儿，主席还没起床，正在休息。”约摸一刻钟的功夫，说“主席起来了，你们上去吧！”这样，我们依次上了火车，进了车厢里的一个房间，这里很清洁，放着几张桌椅，一个服务人员给我们泡上茶，让我们坐下等候。一会儿，门开了，毛主席大步走了进来。当时，我心情特别激动，一时想不到说什么话好，只觉得毛主席和银幕上的形象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今天就真实地站在我们这些人的面前。毛主席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神采奕奕。他老人家上身穿着白色汗衫，下着一条灰裤，足蹬一双棕红色几近半旧的大头鞋。后来，在看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时，才知道毛主席不喜穿新鞋，都是卫士们穿旧以后，再换给他。毛主席刚刚起床，脸上还带着倦意，便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当时在车厢里的就是赵凡、王景铭、张宗平和我四个人，我是跟着上去的。握过手后，我们又都坐下，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我们亲切地问话，先是逐个询问姓名，赵凡先报了自己的名字，毛主席想了想，然后风趣地说：“啊！赵凡，久闻大名”。我想，这很可能是赵凡当时任十三陵水库总指挥，毛主席曾到水库劳动过的缘故。接着又问到王景铭，待王景铭报了姓名后，又问：你是哪里人？”王景铭回答：“平山”。刚问过他们两位，赵凡怕延误时间太长，影响毛主席视察丰台的合作化情况，就主动邀请：

“主席，到下边去看看吧！”

“不去了吧！”毛主席说。

赵凡又第二次邀请。毛主席说：

“好，看看就看看去”。

我们这些人簇拥着毛主席下了火车，毛主席和王景铭、赵凡同坐一辆黑色吉姆卧车，在先头驶出火车站，向西经现在的北京十二中门口那条大路，我们尾随着紧跟上来，毛主席乘的车出来后，大街上已有了很多人，可能是闻讯赶来的。毛主席在车上和赵凡、王景铭说了些什么，我就知道了，后来，在和王景铭谈到这段经历时，才知道毛主席问了有关农村的生产情况。

毛主席的车开到了岳各庄村，那时叫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下了公路，社址就在路南的小院里。毛主席先到了门口，已围了几十人，毛主席和迎上前来的人握手，因为隔着许多人，也没听清毛主席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人们目不转睛地瞧着毛主席一个劲儿地笑，毛主席在人们的引领下又顺路口往东走去，当时农村正在搞食堂化。来到了岳各庄的食堂门口，一位身材瘦高的妇女，正站在那里迎候着毛主席，她是炊事员靳书舫，也是合作社的积极分子。

毛主席问她：“你正在作什么？”

她回答：“蒸馒头，热气腾腾的馒头”。

毛主席进食堂看后，很高兴，不住地点头。又渐渐走到一块邻近的玉米地，玉米刚秀穗，十分青绿，长势很好，是王景铭在这里搞的试验田。毛主席问：

“这是什么地？”

“试验田！”王景铭回答。

“产量有多少？”毛主席又问。

“一亩地打6000斤”。王景铭答道。

毛主席没说什么，就又向前走去，看见一块白菜苗地，菜苗刚一寸来高，毛主席问村里的干部田德顺和杜克文：

“这是什么地？”

“试验田！”田德顺抢先回答。

“计划产多少斤？”毛主席又问。

“一百万斤！”田德顺回答。

“能达到吗？是计划吧！”毛主席说。

“保证达到！”田德顺很有信心地回答。

毛主席微笑不语，又缓缓向前走去。后来，王景铭对大家说：“这怎么可能达到呢！毛主席记性特别好，以后再检查或派人来看，这回该怎么办，这不是欺骗毛主席吗！”毛主席站在田间小路上，和身边的人们交谈着，一位名叫侯波的女记者，为了抢拍这个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镜头，就站到菜地里照相，毛主席让她“快出来，别把苗踩坏了。”从这里出来，又向西走，遇到一个大粪池，一个身材不高的二十多岁的姑娘，是村里的下放干部，从人群里挤进来，抬起下颏，一个劲地看毛主席，毛主席和蔼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姑娘答道“我叫赵颖”。毛主席点了点头，又向围在身边的人们招了招手，就坐车向北朝小屯的煤市口开去。进了村，毛主席下车往西，看到合作社员正在深翻土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毛主席走在土路上，在区政府工作的付澄洋紧紧跟在后面，毛主席从衣袋里抽出一支烟，付澄洋赶紧划着火柴，上去给毛主席点烟，毛主席说：“谢谢”。王景铭拿了一个刚刚剥开的大玉米，递给毛主席，毛主席接过来，仔细看过后，又递给王景铭，幽默地说：“这就送给你吧！”

太阳已经偏西，随行的车已在村口等了，毛主席和我们走到车的近前，指着来时坐的那辆吉姆卧车问：“这是谁的车？”赵凡回答：“这是刘仁同志的，他今天有事情没来！”毛主席点了点头，坐上车就走了。

毛主席走了以后，我回忆着一幕幕动人的情景，对毛主席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有了更深的形象的感受。的确，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都关心着农业生产，而且，又是那么平易近人，尤其是毛主席关心食堂，看了岳各庄的大馒头高兴的面容，以及毛主席爱护土地和对浮夸风的态度，更体现了毛主席作为一代伟人的风格。

邓颖超同志视察二七机车车辆工厂

吴太伯

1970年10月11日、13日、18日，邓颖超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三次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视察工作，并做调查研究。她在工厂视察了修机、机车、附属品、内燃机、电工、纤维板等车间，还视察了五七家属工厂和职工食堂，向近百名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家属做了生活和工作情况调查。详细地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入厂年限、工种、职务、家庭人口、工资、住房等情况，亲自用铅笔把同志们的谈话记在小本上。

邓颖超同志已经六十六岁，身体也并不很好，但视察时兴致勃勃，走遍全厂各个角落，在各处不仅认真听汇报，还要亲眼看。亲手摸摸，不时的把情况记录下来。

参 观 内 燃 机 车

邓颖超同志仔细地参观了工厂刚试生产的第一台六千马力货运内燃机车，并详细地听取了汇报。当她知道这台机车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内燃机车，是自己设计，全部零件都是国产的，并仅用一年零九个月时间设计制成时，高兴地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好啊，你们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为国家做出了大的贡献，以后还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当邓颖超同志离开内燃机车时，同志们说：“请邓大姐代问周总理好。她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邓颖超同志又参观了修机车间和电工车间，看了天车拉花键和可控硅的制造过程后，也都热情地称赞工人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鼓励大家认真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邓颖超同志在可控硅小组还开了调查会，她和在场的人一起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她对同志们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了，工人不愁吃不愁穿，可以一心一意抓革命、促生产了。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穷的，当前工资还比较低，中央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调查会上，殷宝华同志介绍他的情况，说他家有母亲、爱人、三个孩子，本人工资四十元。邓颖超同志关切地说：“这么说，你的生活有些困难呀！”领导同志的关怀，使殷宝华同志深受感动。

邓颖超同志要离开可控硅小组时，同志们都依依不舍，郭臣善同志代表大家将一支可控硅元件，送给邓颖超和周总理，邓颖超同志拿起元件问这个能用吗？郭臣善同志答：“从外表看是好的，但不能用了，是一个废品。”邓颖超同志高兴地说：“那我就收下带回去，如果能用我就不要了，要把它用在机器上，物尽其用吗。”邓颖超同志这些纯朴的话，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

视 察 职 工 食 堂

邓颖超同志还到工厂职工食堂进行详细调查，询问了就餐职工人数、炊事和管理人员数、伙食标准、卫生状况、核算情况、每人平均生活水平等，到操作间各组进行参观后满意

地说：“二七食堂搞得不错，要向你们学习呀。”

邓颖超同志向总务科负责人安振邦同志说：“食堂是单身职工的家，要给工人当好家。”他又说：“后勤工作很重要，和第一线一样。你们把伙食搞好了，工人吃得好，就能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不要让他们吃凉饭凉菜，免得闹胃病，影响健康。”他又问：“有病号饭吗？”安振邦答“有”。她说：“那就对了，应该有，可以做点稀的，味道要好点，让病号早一天解除疾病。”

当邓颖超同志知道医院有医务人员下伙房，专门负责饮食卫生和营养工作时，十分高兴，就对在场的医务人员苏淑萍说：“你下伙房很好，这是防病的方向问题，两三千人吃饭，卫生一定要搞好，你要坚持下去。要特别照顾有病的同志，让他们吃好。”邓颖超同志参观食堂时，正赶上工厂宣传队下午要演出，提前去吃饭，她到各个餐桌仔细看了每人吃的饭菜，询问生活情况，他频频点头，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她看食堂不仅熟菜和小菜品种很多，主食花样也很多，她问到：“我买点行不”？食堂同志回答说：“可以”。她说：“每样给我来两个，带回去让总理和其他同志尝尝二七厂工人吃的东西。”工作人员把糖包、豆包、小馅饼、鸡蛋饼等每样两个包了一包，将近五斤，邓颖超同志掏出钱和粮票，当时陪同参观的厂党委书记贾汀同志说：“食堂不收一般粮票和钱，只收内部餐券。”邓颖超同志笑着说：“那好，你先给我垫上，回去我再给你。”临走时他又再三嘱咐贾汀同志：“一定要代我付钱和粮票啊。”第二天，贾汀同志就交了餐券。过了三四天，邓颖超同志特地打电话来，说带走的东西总理吃到了，其他领导同志也吃到了，都说二七厂工人吃的不错，很高兴。中央领导同志多么关怀二七厂工人。

视察家属工厂

邓颖超同志于十月十八日第三次来厂，主要是参观妇女集中的家属工厂和纤维板车间。这天，五七家属工厂的女工们听说邓颖超同志要来看望大家，纷纷跑到大门外去欢迎，邓颖超同志和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妇女解放万岁！”等口号。

邓颖超同志十分纯朴而亲切，她坐的是半旧的普通小卧车，穿的是洗得退了色的兰布上衣，领口上有一块补丁，兰布裤，呢面盖鞋，有时还披一件黑白小格的旧大衣，使人一见面就感到亲切，就跟一家人一样。

她来到缝纫班，家属工正为四川学习班赶制四百套工作服，当她得知夜里加班，一直干到凌晨三点时，就关心地问：“家里的孩子怎么办？”女工们说：“孩子一般都大了，个别小的就由大的照看。”她说：“以后加班可以把小孩带来，给他们找个地方睡觉，不影响大人工作。”在制砖班，大家向邓颖超同志介绍是利用工厂的三废（废汽、废水、废炉渣）制砖，支援工厂和国家建设。她愉快地说：“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早就知道你们的砖场，如果亲眼看到你们制的砖一定很高兴的。”工人就用纸包了两块砖托邓颖超同志带回去。

当来到木箱场园锯前参观时，锯末突突喷飞着，陪同的同志耽心迷了她的眼睛，用手给她遮挡，她连忙说：“不要紧，别挡，挡住就看不着了。”

参观钳工班和车工班时，她详细询问了家属工厂为工厂生产配件的品种、数量、收支情况，并深为感慨地说：“二七厂工人了不起，二七厂工人家属也了不起，你们大有可为呀！你们的五七家属工厂是在毛主席关怀下建起来的，要为毛主席争气啊。”邓颖超同志的鼓励，使大家感到浑身热呼呼的。

邓颖超同志不管走到哪里，都主动地跟在场同志一一握手，问寒问暖。她到棉丝班时，女工们正在干活，手上都有油泥，都急忙擦手，邓颖超同志说：“不要紧，不用擦。”并主动伸出手来，一边握手一边说：“你们辛苦啦，向老大姐们学习。”大伙忙说：“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她谦逊地说：“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就向谁学习吧。你们年岁都大了，还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好样的。”

她到家属工厂的哺乳室参观时，当时有五六个小孩放在那里，她把每个孩子都抱起来，仔细端详，掂掂分量，就象一个久别重归的老奶奶在抚爱自己的小孙子、孙女一样。

当她知道军代表付春然同志是家属工厂的指导员时，爽朗地笑着说：“你们都是妇女，怎么找个男指导员，以后要独立自主，自己管理自己呀！”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寓意却很深，给家属工们很大启示。后来遵照邓颖超同志的指示精神，家属工厂的领导都换了女同志。

关 心 工 厂 的 政 治

邓颖超同志不仅关心二七厂的生产、生活，同样对职工政治上也很关心。在机车车间，贾汀同志向她介绍了车间干部王文儒同志，她关心地问王文儒同志：“受过冲击吗？”王文儒回答：“受过冲击。”他深情地说：“受点冲击好啊，头脑清醒，能更好地理解毛主席革命路线，要正确对待群众，以后可以少犯错误。”这些充满辩证法的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修机车间，当知道车间干部高文生同志准备出国，支援坦赞铁路时说：“好啊，要为毛主席争气，为祖国争光，把二七光荣传统带到坦桑去，支援世界革命！”

邓颖超同志几次来厂视察工作，带来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是二七厂全体职工和家属的光荣。每当职工回忆起那段幸福的时光，都感到浑身充满活力和干劲。表示绝不辜负毛主席、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期望，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大干社会主义，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根据1976年工厂回忆记录稿整理

1988年7月1日

王恩茂同志在二七厂

吴太伯

一九六九年八月份的一天，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三七车间，来了一位老干部，他五十多岁，中等身材，健壮的体格，穿一身工作服，戴一顶绿军帽，跟人打招呼总是乐呵呵的。这就是中央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同志。

这天，军代表把车间的干部召集在一起，说：“给咱们车间分来一个犯错误的老干部，你们不要问他的名字，他姓王，就叫他老王，跟工人一起劳动，改造思想。他可以看中央文件，可以参加工人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对他的态度要不远不近，不亲不疏，该跟他说的就说，不该跟他说的别说，要不卑不亢。”老王被安排在二班铣床上，以袁凤清为师付，还特别嘱咐袁师付要多注意点，别出事故。

一、跟班劳动

老王刚来厂时，跟工人一样上下班，一起干活，一连八个小时工作，中午不休息。一般的老干部在家中午都要睡个午觉，工人没有午休时间，老王很不适应，看着很吃力，但他严格要求自己，咬着牙坚持，后来就逐渐的习惯了。跟老王在一个床子上干活的，还有一个叫左玉军的女工，老王也管她叫师付，她对老王也很照顾。

老王很快就掌握了铣床技术，不仅能独立操作，每天还能完成生产任务。下班后还要擦机床，扫地倒垃圾，完全能顶班干活了。

二、联系群众进行社会调查

开始工人对老王有点生疏，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都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老王善于联系群众，全车间二百多工人他都能叫上名字来，二班四十多名工人的家庭情况他都了解的很清楚。有的情况车间干部都了解不到，他却能了解到。有一次班长袁凤清的父亲去世了，袁凤清办完丧事回来，老王赶紧去慰问。

老王借劳动之余进行社会调查，到二七老工人家拜访，了解二七大罢工斗争史。到工人家里去串门，了解工人的家庭生活状况，象甄树武、杨永公、张化哲等很多工人家他都去过。到老华工郭景福家串门，了解早年海外华工的情况。单身宿舍他也常去，了解单身职工的生活情况。老王到工人家里很随和，该吃的就吃，该喝的就喝，大家都感到老王没有官架子，人实在，不虚伪。

一九七〇年过完春节回来，老王先到单身职工宿舍给工人拜年，工人们拿出当时限量买的花生瓜子来招待老王。

工人们也常到老王住的宿舍去串门，老王把水、新疆的葡萄干等好吃的拿出来招待工人们，他不吸烟，特为招待工人预备了好烟好茶。工人走时，他还叫把好吃的带给别的工友。

三、在食堂吃饭

老王刚到工厂时，带有一个警卫员，由警卫员给他换餐券，买了饭菜端到宿舍，等他下班回来一起吃。当时正是严重的极左时期，不知军宣队是怎么向上边反映的？不久就把警卫员

给撤回去了。从此老王就自己拿着饭盒，到食堂跟工人一样排队去买饭。他以前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饭，餐券分粮票、面票，一斤的、半斤的，几两的；菜券又分一角的、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各种餐券合到一起一大把，老王确实搞不清，排到窗口，现指点要买的饭菜，然后把一大把餐券交给服务员，叫他挑着留，剩下的拿回来装在口袋里，下次买饭还是这样。

老王买好了饭菜，找人多的餐桌同工人一起吃，接近工人。开始工人看到一个陌生的老干部，还有点拘束，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了解，认为老王能以工人为友，平等待人，不象驻厂军代表，有的动不动就训人。所以认识老王的职工，都爱借吃饭时同老王聊聊。特别是三七和锻工车间的单身职工，更爱凑在老王的餐桌上边吃边聊。从生产到生活，从革命斗争到各地的风土人情，聊得都很和谐。工人也常向老王提些问题，只要是不涉及当时的政治问题，他都能耐心的解答。所以那时谁要想在吃饭时找老王，看食堂哪个餐桌上人最多，他准在那个餐桌上。餐桌成了老王联系群众的一个阵地。

四、军宣队了解老王的情况

老王来厂大约几个月时，军宣队来车间了解过一次老王的情况。把车间的军代表和干部召集在一起，叫汇报一下老王在车间的表现。车间干部汇报说：“老王劳动态度好，掌握技术快，现在已能在铣床上独立操作，按时参加班组学习，发言积极，群众关系好，跟谁都能说的来，积极参加班里的各种活动”等。以后就再也没开会了解过。

五、给单身职工买书

有一天晚上，工人李怡和到老王宿舍去串门，老王正在看书学习，他跟老王说：“最近新华书店来了一批新书，有范文澜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天老王下班后，特意赶到大街新华书店买回来两套，送给三七车间单身宿舍职工一套，促使工人学习，他自己留一套。老王走了十多年了，可这套书还保存在机三车间（原来的三七车间）的单身宿舍里。打开书看到扉页上，写着这样一行钢笔字，“此书为老王同志所赠，望大家爱护。”这套书现在成了老王在二七厂劳动时，留下的珍贵纪念品。

六、参加拉练

老王虽然是近六十岁的人，但工人每次组织活动他都坚持参加。有一次车间共青团组织拉练去阴山嘴，他也跟着去了。还有一次是一九七〇年，车间组织拉练去新华印刷厂参观，车间干部不打算叫老王去，因为路程太远，一趟就是五十多华里，来回一百多华里。老王坚持要去，谁也说服不了，他说：“我有二十多年没走长路了，这是个锻炼的好机会”。军代表也没办法，就对班长杨永公说，叫他照顾老王，负责老王的安全，要保证好去好回，不能出问题。可巧那天赶上下雨，路很不好走。回来时，很多家住北京的都回家了，去城里有事的人也走了，剩下往回走的人不多了。老王不回家，还要走回去。排好队刚往回走，从后边开来一辆大卡车，停在了路旁，司机从车上下来，走到老王面前先敬个礼，然后说：“请首长上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同去的人中，有个叫孙秀娟的女工，他爱人是新华印刷厂的司机，孙秀娟看到老王年岁大，又是老干部，赶上天又下雨，连年轻人都够呛。就同他爱人商量回去时用汽车送一下。孙的爱人跟厂领导请示，厂领导也很支持。这就是孙秀娟爱人开来的汽车。车开来了，老王说什么也不上，一定要坚持走回去，他说这是锻炼的好机会，不能错过。队伍继续往前走，大卡车在后边跟着，雨越下越大，身上全淋湿了，就这样走了很远。后来班长杨永公实在看不过去了，在大家的帮助下，劝的劝，推的推，拉的拉，

总算把老王推进了司机室。老王又提出了条件，要来的人都上车，都坐车回去，不然他也要走回去。就这样工人也都上了卡车，乘车回到长辛店。

七、辅导职工学习

当时车间班组政治学习很多，天天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老王也按时参加，并且积极发言，他结合亲身经历，给大家讲党的路线斗争史和革命故事，工人都很爱听。以后逐渐的形成规律，每次会大家发言完了，都要请老王同志给讲讲。车间干部知道后，征得军代表的同意，也请老王给车间工人讲党课、讲党史，辅导学习党章、宪法等。车间党支部的工作也请老王给当指导。军代表这时对老王也很尊敬了，不象刚来时那样不冷不热的了。

老王无论是在班里发言，在车间讲话，以及和工人聊天，从来不讲他在新疆受冲击的事，当有人问到他新疆的情况时，他老说新疆好，将来他还要回新疆去，就是退休了也要回新疆。

八、评先选优和做年终总结

在班组每次评先选优时，老王却不积极发言，也不急于表态。他等大家都提的差不多了，已基本肯定了，他顺着别人的发言表个态说，我也同意谁谁说的那几个。

一九七〇年底，车间要求工人都要在班组上作一年的总结，可谁也没有要求老王在班上进行总结，但老王也详细认真地做了准备。在班组进行个人总结的那天，正是星期六，平常是星期一早晨北京派车把老王送来，星期六下班来车接走。那天还没轮到他作总结，接他的汽车就来了，招待所打电话通知他，他回电话说叫等着，后来又打来三四次电话催他，车间干部也劝他走，他坚持不走，直等到他在班上做完了一年的工作总结才走。

九、全班照合影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和老王一台床子上干活的左玉军，要调到西南支援边疆，她也算是老王的师付。临走前工友为了欢送她，决定全班去照相馆拍个合影，留做纪念。老王也要跟着去，走到工厂门口时，正碰上车间副指导员（支部副书记）郑福录，他问干什么去？班长杨永公告诉他为了欢送小左去大街照相馆合影去。他看见去的人中有老王，说怎么老王也去？杨永公说：“小左是老王的师付，老王应该去，”郑福录犹豫说：“老王去行吗？”杨永公说：“怎么不行，走，你也去。”合影就这样照了。后来这事让军代表知道了，只洗了几张样片，底片就被军宣队收走了，所以参加照相的人，大多数没捞着相片。可见当时极左是多么的严重。

十、纪念品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中央就把老王调走安排工作了，走前老王同车间干部进行了座谈，征求了意见。当车间干部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要求把我穿了两年多的这身工作服带走，当时车间干部就答应了，并说给一身新的，老王说不要新的，就为要这身留作纪念。老王走后，军代表知道了，还批评车间干部说不应该让他带走，真是岂有此理。

老王同志走了十多年了，他在工厂劳动时的表现，他那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作风，直到现在，仍深深地留在工人的记忆中。

此文根据袁凤清、杨永公、甄树武、郑福录、张化哲、范春华等同志的回忆写成。

1988.3.22

纪念卢沟桥八百周年

贾长威

卢沟桥因横跨卢沟河而得名，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始建，明昌三年（1192）竣工，至今已整整八百年了。

建桥以前，这里是由中原地区进出北京的渡口，由陆程进出京师者多取道于此。卢沟桥建成八百年来，在便利南北交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对古都北京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座坚固的十一孔联拱石桥，以其建筑的科学性和精美的石雕艺术著称于世。桥的整体结构、形制、桥体、桥基设计施工的科学成就，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早在七百年前来过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所著《马可波罗行记》中就写道：“在这条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桥，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史载：桥的涵洞，石工鳞砌，镗以铁钉，坚固莫比。桥墩呈船形，船头迎水面砌成分水尖，以减少水的冲力，桥墩尖端镗以三角铁，称“斩凌剑”，以使冰凌破碎通过，确保大桥安全。先进的建筑科技，使得这座古桥虽历经八百年沧桑，至今仍基本完好。1985年，专家对古桥进行载重试验，429吨的巨型载重拖车仍安全通过。

桥身的石雕栏板、石狮望柱、华表和碑亭，构成一座民族艺术长廊，栩栩如生的石狮，千姿百态，维妙维肖。有的小狮依偎在母狮腋下、腹部或耳边、尾中；有的雄踞柱头，注视远方。睡狮在沉思，醒狮在怒吼……。随着岁月流逝，建桥伊始雕刻的石狮有所损毁，但元、明、清、民国，以至解放后有增补，这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展示了自金以来各时期石雕艺术的不同风格，卢沟古桥是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保护民族珍宝，1985年，国务院通令古桥退役了，但是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在人类文明史上，它将永远闪烁出中华民族无比聪明智慧的熠熠光彩。

桥东侧有清乾隆帝题写的《卢沟晓月》碑。“卢沟晓月”为燕京八景之一，疏星晓月，浑河如练，远树依稀云影淡，咫尺西山雾里看，一派苍然曙景。两岸多旅舍，以其密迩京师，驿通四海，行人过客，往来络绎。残月未落，鸡鸣茅店，商旅晨发。街头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马蹄驼铃声，则由远而近，由近而远……一幅古代驿站渡口黎明图景。

卢沟桥又是京师的咽喉要冲，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崇祯十三年（1640），在桥东六十米处，筑桥头堡，谓之拱极城，以卫京师。民国十七年（1928），宛平县归属河北省，县署从西城东官房迁此，始称宛平城。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廿九军发动进攻，从东、南、北三面炮击宛平县城，守军和当地农民、工人等奋起坚决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战胜利。如今抗日烈士廿九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的陵墓，就在城东当年日军据守的“一文字山”下；当时率部守桥的廿九军营长金振中的骨灰，安放在卢沟桥第七孔桥洞中；被日军摧毁的城楼，已重新屹立于城东西两端，在宛

平县衙署的旧址上，建起了庄严宏伟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城墙修复之后，仍保存日军炮击的弹痕。卢沟桥，是中华民族不可屈辱的丰碑。是一部弘扬民族精神的教科书。

值此卢沟古桥建桥八百周年之际，从事书画艺术的同道，深感大有纪念的必要。1989年初，酝酿举办纪念建桥八百周年书画展。此议立即得到有关部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旋即成立了由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北京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丰台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北京南城老年书画研究会六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组织委员会。参与这一活动的同志们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能赶上建桥八百年，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纪念，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每位组委会成员，为征集作品、筹集经费、组织展出和收藏保管，都付出了辛勤劳动。领导同志们及书画家们的题词、诗文和书画作品，充分表现了炎黄子孙的一颗赤子之心。赵朴初老在医院病榻上欣然题诗：“昔日晓月送行人，近代雄风抗寇氛，八百年来沧桑，群狮奋迅对朝曦”。胡絮青女士将老舍先生1941年寄居重庆所作《纪念七七》诗，写成端庄的楷书。书画家们创作出了许多表现纪念主题的作品。那些曾在卢沟桥工作、生活过的画家，以苍松翠柏、石桥晓月浑为一体的画面，展示了古桥的独特意境。总之，收集的题词、诗文和书画作品，无不浸透着书画家们对古桥的拳拳深情，给建桥八百周年留下了极宝贵的资料。

（转自纪念卢沟桥建桥八百周年前集选言）

冯玉祥将军与丰台

赵敬强

冯玉祥将军是身经两朝，中外闻名的历史人物。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同冯玉祥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二年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时，满怀深情地说：

冯将军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 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冯玉祥自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以来，多次驻军丰台，足迹遍布长辛店、丰台、南苑。在他为国家 和人民所做的好事中，也为丰台地区的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冯玉祥的祖籍是安徽省巢县竹柯村。他于1882年出生在山东省的济宁，后随其父来到河北省保定。他的童年就是在保定度过的。所以，他称保定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年仅11岁时就扛枪当兵。清光绪二十年（1894）7月1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驻保定的练军前后两营奉命开往大沽口，冯玉祥随军到大沽口时，途经丰台，这是冯玉祥将军来到丰台的最早记录，当时他不过才是个13岁的孩子。1896年，练军由大沽口调回保定时，又从丰台经过。

冯玉祥正式驻军丰台，是清光绪31年（1905）随武卫军由保定调到北京南苑。武卫军被改名为第六镇，他所在的第三营分为前队和后队。冯玉祥由哨长改任司务长。同年7月12日升任第三营后队排长。家中生活条件开始好转，但不幸的事又发生了，其父因久病不治，于当年12月15日病故，灵柩停放在南苑海子潘家庙。南苑是皇家的禁苑，围墙之内不准停放棺柩。所以，第2年的2月，冯玉祥即将其父的灵柩运到保定安葬。

这期间，冯玉祥除去军队操练之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学习上去了。他决心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将来好好给国家干点事。他读的军事著作有《高等战术》、《兵棋》、《率兵术》、《日俄战史》、《图上战术》、《应用战术》、《战时国际公法》等。其他书籍有《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列国演义》。他还阅读了《饮冰室文集》。这样他仍然不满足，他花了一两六钱银子的高价，从琉璃厂买到了一部《纲鉴易知录》，随身携带，一有时间拿出来就读。

有一次他带领士兵修建围墙，把书放到口袋里，书名露在外边。被到营里来的军械官刘锡九看见，就问军队统领王化东，这位官长是谁，一定要见见他。王化东经过查问知道这书是冯玉祥的，就拍着他的肩膀，十分高兴地说：

“我们营里的官长，居然也有读《纲鉴易知录》的，真了不起！”

冯玉祥只上过三个月的学，他凭着顽强的自学精神，博览群书，后来位至上将，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并且著书立说，就是靠他青年时代刻苦读书得来的。

1907年，邮传部大臣徐世昌升任东北三省总督，第六镇奉命跟随徐世昌开赴东北，冯玉

祥离开南苑。

1912年，冯玉祥回到北京南苑，任左路备补军前营营长。宋哲元是中营前哨哨长。

冯玉祥奉命于1912年1月17日到景县召募新兵，只用了5天时间，就召满了一营新兵。带回到南苑进行训练。

这些新兵，每人都拖着一条辫子。所以，训练新兵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子。冯玉祥亲自向新兵作宣传，讲辫子的来历，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书中的内容详细讲给新兵听。可是到真动剪子剪时，不少人都难过得哭了起来，不少人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也有的人表面上不哭不闹，可是辫子被剪掉之后，却偷偷地哭。为了记住这次变动，冯玉祥特地把照相馆的人请来，为每一个剪辫子的人照相留念。并且每人赏大洋一块。有人把剪下来的辫子十分认真地包好，寄回家中，珍藏起来，也有个别想不开的，一连三四天，不吃饭，不睡觉，哭着闹着，非要自己的辫子不可。

冯玉祥十分重视对新兵的文化教育，亲自动手，编写了一本八百字的军人识字课本。教新兵学文化。

冯玉祥对军队的纪律要求极严。他的治军格言是：“饿死不食民食，冻死不入民宅”。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军队扰民的事，当地人民群众都夸他的军队纪律好，这可以说是他为丰台地区人民办的好事，在那兵匪一家的年月里，冯玉祥的军队能做到不扰民，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16年四川省响应蔡锷讨伐袁世凯，宣布独立，冯玉祥积极支持这一举动，将自己的军队改为护国军第五师。袁世凯死后不久，冯玉祥从四川返回北京。他在长辛店下车，想在长辛店、丰台、南苑分三处驻军，控制北京的西南大门。没有想到有人从中阻挠，让他分驻天津、廊坊、通州三地。冯玉祥本人住在廊坊军中。

1917年5月7日，张勋在北京搞了复辟的丑剧。复辟发生后，冯玉祥即把自己的军队调集到丰台。同时发表了讨张檄文——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电文内容大意为：

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大张挞伐，志在铲废帝制祸根。稍有姑息，害将胡底？现张逆势穷力蹙，竟有人出来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彼今日敢公然叛国，破坏共和，推根祸始，则斩草未得除根之所致。况既为叛国之贼子，又安有调停之余地？非歼异党不足以安天下，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

通电发出的当夜，冯玉祥即率部由丰台出发，攻打右安门。趁着黑夜，命士兵架设云梯，爬上城墙进入城内，打开右安门城门，军队进城后，首先攻占了先农坛，再由先农坛向天坛发起进攻，激战到第二天深夜，张勋叛军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竖起白旗投降，被全部缴械。张勋见大势已去，只身逃入荷兰使馆，而他的谋士雷朝彦和张镇芳潜逃到丰台，妄图从丰台上火车往天津逃。冯玉祥即命令他留守丰台的第二团将该二人扣留。

冯玉祥主张乘胜进攻紫禁城，一举铲废清王朝帝制这一祸根。因遭到吴佩孚、段祺瑞等人的反对，他的这一革命主张未能实现，直到1924年他举行的首都革命，才把宣统赶出皇宫。

张勋复辟的阴谋被粉碎之后，冯玉祥率部返回丰台。这时“三造共和”的段祺瑞派了代表陈文运代表他到丰台冯玉祥军中搞所谓“劳军”。陈文运只不过向官兵们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就算了。冯玉祥向全体官兵再次表示了他铲除帝制祸根的决心，他说：

“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都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

并提出了四条具体要求：

〈1〉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

〈2〉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

〈3〉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

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饬邪之复萌。

人们大都知道宣统皇帝是冯玉祥把他赶出皇宫的。可知道冯玉祥这主张是在丰台作出的人就不多了。

张勋复辟的阴谋被粉碎不久，冯玉祥被调往福建，再次离开北京。

1923年10月冯玉祥被任命为陆军检阅使，再次回到北京，驻军南苑，使署设在南苑航空旧址。共有一个师的兵力，分为三个混成旅。

这一段时期在冯玉祥的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政治上讲，他开始同孙中山有了来往。从生活上讲，他找到了一位终生的伴侣。

1923年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刘德贞女士不幸病故。这是继1905年其父病故后又一件使其痛心的事。不久，经北京青年会干事刘堤泉的介绍，认识了李德全。当时，李德全也在女青年会当干事。这年冯玉祥42岁，李德全28岁。两人志趣相投，所以不久就订了终身。遂于1924年2月19日在南苑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了婚礼。证婚人为李德全的父亲李朝贵及冯玉祥的哥哥冯志斋。

当时北京军政各界要人，及冯李二人的朋友，还有冯玉祥军队中营长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他们两人的婚礼。冯玉祥就在南苑大街上设宴招待参加婚礼的人。

新婚第二天早晨，冯玉祥同夫人李德全骑着战马双双来到操场，向早操的全体官兵问好，并向大家作了介绍，冯玉祥要求他的部下直呼夫人的姓名而不要叫太太。

这期间，冯玉祥同国民党中的朋友有了较多的往来。有一次孙中山派孔庸之把他亲手抄写的建国大纲送给冯玉祥，并请冯玉祥提出修改意见。孙中山亲手书写的建国大纲是送给宋庆龄的。本来想再写一份送给冯玉祥，因为当时时间紧，来不及写，就借用了宋庆龄的这一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对冯玉祥的敬重。

冯玉祥手捧孙中山送给他的建国大纲，心情十分激动，连读两遍，还爱不释手。认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是“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必定照着这样办，中国才能够成为自主的现代化国家，卓然独立于世界。”

冯玉祥在军阀连年混战中，独善其身，立志救国救民，并未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自从读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使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在以后的首都革命中，他坚决主张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完全成了中山先生的信徒了”。

1924年发动的首都革命，最初的革命计划，就是在南苑附近的旌檀寺中孕育成熟的。

冯玉祥将军对地方上的公益事业是极为关心的。他一生中除了领兵打仗而外，最有兴趣的事，就是种树。他在哪里驻军，就在哪里种树。在南苑驻军时，每年春天都要带领官兵种树。南苑的荒地，从南苑到大红门马路的两旁都留有他带领官兵植树的足迹。现在到南苑仍可找到他当年种植的树木。

1923年秋天，永定河上游，连降大雨，河水泛滥，丰台西南一带的河堤决口，东到永定门一带成了水乡泽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被涛涛洪水吞没。冯玉祥闻讯后，立即率领官兵，

急行军赶到现场，进行抢险，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终于制服了洪水，堵住了决口。官兵们坐在河堤上休息，他们牢记冯将军：“饿死不食民食，冻死不入民宅”的治军格言，没有一人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

为了防止永定河再度决口，第二年春天，又带领官兵疏竣了300丈长的河道。永定河两岸的人民称他的军队为“真爱民，不扰民的好军队。”

南苑、长辛店历史文化介绍

邢锦棠

在今天丰台区地界上，解放前曾有两个县衙门。大兴县署在南苑（今南苑旅店址），宛平县署在长辛店（今第十中学宿舍）。

民国十七年（1928）原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原京兆地方撤消，属县划归河北省。北平划为特别市，原市内由中轴线为界，东属大兴县，西属宛平县。划特别市后，市内不再设县，大兴、宛平两县并入河北省领导。两县除市内辖区，郊外还有很大地区，由此县衙滞留市内也与当时体制不合。

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三十一日，《河北省政府公报》第171号，《河北省政府建设厅训令》第613号：“指令宛平县衙，从地安门外贤良祠，作速迁至卢沟桥（今宛平城内）河路厅”。“七·七”事变时，县衙被炮火轰毁，遂迁往长辛店小老爷庙。1948年12月14日解放。划归北京市。今属丰台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大兴县署迁往大红门奉宸院官署房（今大红门派出所址），“七·七”事变县署遭严重破坏，于是年县署迁往南苑，南苑于1948年12月解放划归北京市，今属丰台区。

长辛店、南苑都因为历史上曾为县署驻地，店铺和居民日多，并设有集市而改称为集镇。解放以后由于工业、商业、农业的发展，两镇人口更多。住宅建设日新月异，给排水工程、城市绿化美化、道路、街道市容、文化、教育、卫生各项事业都有飞速发展，现在已成为比较现代化的卫星城镇。

现在仅就南苑、长辛店两镇的历史由来作一简单介绍。要建设丰台区，不研究丰台区的历史不行，南苑、长辛店的历史，是丰台区历史文化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丰台区两个文明建设，作以下介绍以供参考。

南苑镇和皇家南苑

南苑镇在古城永定门外约十公里，为京南第一重镇。镇字为一般人理解，似为村之大者，其实早在宋朝以前就已使用。《宋高承事物纪原》载：“氏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或以官监之”。这就是说是大村而又有店铺和集市有官家课税的地方才叫镇。南苑之名来源于元、明、清三朝皇家园囿。清朝正式命名南苑。

元朝称下马飞放泊：《元史·兵志》记叙：“冬春之交，天子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日下旧闻》认为：下马飞放泊即今南苑之地，曰“下马者，盖言近也”。

明朝称上林苑南海子。明《一统志》载：“永乐十二年（1414）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丈”。明宣德三年（1428）……拨军修治南海子周垣桥道”。英宗正统间修南海子北红门桥。天顺二年（1458）修南海子行殿，大桥一，小桥七十五。明《帝京景物略》载：“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百六十里”。